

# 目 录

|                           |               |
|---------------------------|---------------|
| 一份难得的历史资料·····            | 周梦生 ( 1 )     |
| 贵州省保卫团简介·····             | 罗再启 ( 16 )    |
| 仁怀习水赤水三县建置变迁概况·····       | 周梦生 ( 20 )    |
| 仁怀县北三区划归习水见闻·····         | 陈天伟 ( 32 )    |
| 攻破黔北大匪巢李家寨前后·····         | 张宗禹 ( 35 )    |
| 仁怀县政协历届委员会组成人员简介·····     | 陈子钊 ( 30 )    |
| 鸭茅公路修建始末·····             | 陈 力 ( 45 )    |
| 活捉匪首雷华廷·····              | 晁岳坤 ( 49 )    |
| 茅台酒史略·····                | 徐文仲 ( 50 )    |
| 明清民国时期仁怀县知县县长简表·····      | 蔡克勤 ( 71 )    |
| 民国时期仁怀县司法机关概况·····        | 王明星 ( 79 )    |
| 抗日战争中之亲历亲见·····           | 朱明安 ( 87 )    |
| 国民党贵州省遵义专区反共紧急应变计划概述····· | 汪宗启 ( 97 )    |
| 一九四六年仁怀县乡镇长选举概况·····      | 蔡克勤 ( 109 )   |
| 回忆仁怀县的国大代表选举·····         | 王 明 星 ( 114 ) |
| 恶霸地主谢海秋二三事·····           | 朱 明 安 ( 121 ) |
| 仁怀县教育概述·····              | 吕 濯 章 ( 124 ) |
| 哑塘民族小学简史·····             | 王 地 康 ( 131 ) |
| 仁怀县女校的建立及第一女校简介·····      | 赵 明 长 ( 134 ) |
| 清末民国时期仁怀县的义务教育·····       | 陈 启 中 ( 136 ) |
| 我所受的封建教育·····             | 刘莘园 ( 138 )   |
| 刘莘园怒打洋人·····              | 刘 河 ( 151 )   |

## 一份难得的历史资料

周 梦 生

廖希贤先生致唐继尧、刘如周两总裁的电文，是一篇珍贵的历史文献，很值得一读。

廖希贤字劲伯（1885——1951），四川合江县人。1905年留学日本，先后毕业于早稻田大学预科，及中央大学经济本科。在日本留学期间参加同盟会，曾被选为四川留日同乡会会长，《四川杂志》总经理。1911年回国。民国初年，当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1917年至1922年，在广州任护法国会议员。致唐继尧、刘如周两总裁的电文，是他1920年初夏由广州发出的。为了进一步了解廖先生电文的重要意义，有必要对护国战争前后的西南政治局面作一番回顾。

袁世凯称帝时，蔡锷由京辗转转到云南组织护国军讨袁，是为护国战争。战后唐继尧把滇黔军队部署在四川省富庶之区的资阳、简阳、叙府、泸州、重庆、万县、自流井、荣阳、威远、会理、宁远、西阳、秀山等地，面积占四川全省三分之二，其图川野心已微露端倪。

早在云南光复之初，唐继尧便和贵州军阀刘如周勾结，为祸贵州几近两年。其后又在护法的幌子下，再次与刘如周狼狈为奸，为祸四川。这段历史是比较复杂的，兹简述如

下：

一九一一年十月三十日，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成立都督府，蔡锷任都督。蔡锷是梁启超的得意门生，亦师亦友、亦生亦弟，其关系颇为密切。当亲王朝被推翻后，梁启超认为：根据当时的客观条件，中国的政体必然是民主政体，故蔡锷在云南独立时，梁启超便授以方略，叫他运用滇军兼併川黔，把大西南作为稳固的政治根据地，雄距长江上游以观天下之变。蔡锷是湖南人，是客籍。当时在云南主持军政，以其本身的利益和执行梁启超的路线着想，不能不用一番心思，因为云南众多的军阀，如李根源、罗佩金、李鸿祥、谢汝意、唐继尧等人，都各野心勃勃，岂肯久居人下？故云南独立之初，一些人便散播“西蜀天府之国，进可以控御中原，退可以退守自固”的论调，连蔡锷也有进而戡定川黔两省，有此两省，便可与满清争衡”的打算。蔡锷为实现梁所授与的方略和自身利害计，把他们导向川黔去发展，乃是上策。故于四川独立之后，尚遣李鸿祥、谢汝意两路出师四川。

贵州光复后，拥梁的宪政预备会与蔡锷关系有如胶漆。宪政预备会头头唐尔镛、任可澄、兴义团练刘显世等人，为要消灭自治学会，独揽贵州的军政大权，遂乘杨蔭诚率新军北伐，张伯麟出巡，省城防务空虚之机，密派戴戡到云南，伙同在云南供职的贵州籍官僚周沆，向蔡锷“效秦廷之哭”。说贵州会门林立，土匪猖狂（指革命派）、要求派兵援助云云。戴戡系贵定人，在日本留学期间与蔡锷早有交往。戴任云南箇旧锡厂经理，与蔡锷也有往来，况他们均系梁启超的拥护者，蔡锷为实现梁的路线，自然要采纳戴的意见。适其时武汉革命军作战尚未定局，蔡锷

又组织第二批北伐军四千人，命唐继尧率领，原定取道泸州与第一批北伐军滇军会师，东出夔门，前去援锒。经戴戡周沆的游说，便有转旆想法。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九日，唐继尧率第二批北伐滇军由昆明出发。贵州宪政预备会和所谓“耆老会”便假借贵州全省民意致电蔡锷，要求唐继尧率领的北伐滇军改道贵州，帮助削平匪乱（指革命派）。恰巧此时贵州自治学会社社长钟昌祚由沪取海道经滇返黔，到昆明时，听说滇军将应邀到贵州剿匪，知为宪政预备会的阴谋，乃上书蔡锷说：“贵州只有党争，并无匪祸”，要求“滇军不要干预”。在此情况下，蔡锷又电唐说：黔人钟元黄（昌祚）上书说贵州只有党争，并无匪患，叫滇军不要干预，因此北伐滇军仍应入川。戴戡、周沆等人见事有变，遂再鼓长舌，向蔡锷陈词，仍请蔡命唐取道贵州。宪政预备会又连电蔡锷，谓贵州人民“望救急切”，务请改道贵州帮助削平匪祸（指革命派）。与此同时，又暗派使者游说唐继尧，请其来黔主政。至此蔡亦动容，唐更坚决。于是蔡又致电贵州督军赵德全，同意滇军假道贵阳东出援锒。其电文如下：“贵阳赵都督：电悉。敝处北伐队正派参谋部次长唐继尧为司令，原拟取道蜀中，督率援军，共出关陕。嗣接湘都督电，朱道盘踞镇筧，颇为滇军牵掣，故滇军拟出湘黔，顺道促其反正。近闻黔中匪势甚炽，遵义大定抢劫一空，滇军到贵阳时，若贵军约其暂住一二日以资镇慑，滇军自当竭力。若恐人民惊疑，则滇军即行通过，决不停留，万望宣示人民，共释疑虑。滇、黔、蜀三省北伐联军总司令请由尊处及四川拟定，敝省无不赞成，此复。滇都督锷感印”。

于是，唐继尧便率滇军于一九一二年春进入贵阳。四

月，袁世凯任命他为贵州督军，五月十日唐继尧在贵阳就职。从此唐继尧一面勾结袁世凯，一面配合刘显世，狼狈为奸，屠杀贵州革命派，实行血腥统治。原督军赵德全弃职远害全身于修文，唐、刘侦知后也把他处死。张伯麟幸早出省门，远居沪上，始得免遭毒手。

唐继尧在贵州任督军期间，搜杀革命党人，集体屠杀俘虏，阻止北伐黔军返黔，以故舆论譁然。湘督谭延闿向黎元洪说：“滇军是假名援川，实行侵略”。一时反唐驱唐之呼声甚嚣尘上，唐亦为之尴尬。

自一九一二年春，唐继尧率滇军到贵阳起至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复率滇军回云南任督军止，在贵州的血腥统治下，几近两年。在此期间，他与刘如周一唱一和，制造了难以数计的惨案，在贵州辛亥革命史上，写下最肮脏的一页。

一九一二年四月，唐继尧接受了袁世凯的任命，作了贵州督军，对袁便含恩感德。一九一四年袁氏欲复辟帝制时，叠派专使江某，何某到云南，征询唐之意见，唐亦暗送秋波。终为形势所逼，随蔡锷参加护国之役。

蔡锷对袁世凯，当其称帝野心尚未暴露时，曾到北京与之共事。及看透袁之阴谋后，便欲脱身。但袁对蔡锷颇具戒心，常使人暗中监视，蔡不得已乃佯装沉溺酒色，与艺妓小凤仙日夕缠绵缱绻于枕席之间，因得小凤仙之助，乃东渡日本，转赴云南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率滇军进入四川与袁军进行面对面的武装斗争，屡歼强敌。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袁世凯暴毙后，护国战争胜利结束。蔡锷因病离川赴日本治疗。但唐继尧在蔡锷离川后，仍盘踞四川，并令其未离滇的部队，克期出发，进驻四川。

当蔡锷离川东渡时，曾以其四川督军之职委罗佩金代理。北洋军阀首领段其瑞，对罗佩金督川，深为不满，故一面命罗裁军，一面挑拨刘存厚与之抗命，挑起了刘存厚与罗佩金之争，世称“刘罗之战”。罗败走后，段其瑞又任命军务会办兼四川省长戴戡兼四川督军。戴戡入川未久，刘存厚又率兵围攻戴戡，戴军力不支，与其旅长熊其勋突出北门，俱败死，世称“刘戴之战”。他们趋利忘义，挑起内争，结果两败俱伤。这对唐继尧说来，应是一个可师的前事。

蔡锷入川，唐与俱来，蔡锷离川，唐率部队坚留不走，反令其未发之滇军准时出发，进驻四川。至此，唐继尧图川之野心，昭然若揭。蔡锷鉴于唐之谬误，曾致电劝告：“迺者，滇军于袁氏倒毙之后，于刚出发之军，不予以撤回，反饬仍行前进。未出发者，亦令克期出发，锷诚愚陋，未解命意何在？近则与川军冲突于遂宁矣，若竟循某等之意孤行，必致败坏不可收拾，将何以善其后。锷为滇计，为冀公计，不忍不告，务望力图挽救是幸”！蔡锷处在旁观者清的地位，对唐进行善意的劝告。但唐继尧利令智昏，竟置若罔闻。

一九一八年二月，唐继尧为讨好熊克武兼笼络四川军阀，除以宥电发表熊克武为四川督军兼省长（熊拒不接受）。三、四月间又借援鄂之名义，任命黄复生、叶筌、王文华、顾品珍、石青阳、颜得基、李定国、丁泽熙为援陕各路总司令。如此这般地做了一阵子之后，便以为他的大云南主义，就可推行无阻。

唐继尧一向是近北仇南的一九一七年九月，张勋复辟时，孙中山在广州召集非常国会，国会原举孙中山为大元

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唐终不肯就，并暗中与北方军阀相勾结，支持岑春萱改组广州军政府，以总裁的会议制，代替大元帅的一长制，致孙中山于五月辞去大元帅职，由广州出走。七月二十二日，唐继尧便迫不及待地在毕节通电就职了。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唐继尧不经过广州军政府只由他以总裁名义任命重庆镇守使、川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为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初意以为讨好熊克武，便可假熊克武之手囊括四川。一九一八年九月，唐继尧在毕节视师后入川，于十七日到达重庆。紧急着就在重庆召集“五省联军会议”，目的在于迫使熊克武在他和刘如周已签过字的“三省同盟计划书”即“北伐准备案”上签字。但熊克武始终拒不签字。熊既不签字，则唐继尧兼并四川的伎俩，就不得逞，是以唐继尧对熊克武恨之入骨，必欲灭之而后快。

唐继尧图川计划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滇、黔军盘踞四川不走。第二步则提出“准备北伐案”，以谋取四川的厘金和兵工厂枪弹的税收。及受到熊克武的抵制，便恼羞成怒，一面授意滇、黔将领发起组成以顾品珍（滇）、余济堂（川）、袁祖铭（黔）为会长的滇、川、黔“俱进会”，结成反熊的同盟。一面分化熊的基本势力，委吕超、刘湘为川军副总司令，千方百计施展倒熊的阴谋。

一九二〇年三月，“俱进会”以“联军盟约”交熊强迫他执行，意在逼他下台。所谓“联军盟约”乃川、滇、黔三省“同盟计划书”的翻版，不过改头换面另贴标签而已，熊克武自然要拒不执行。与此同时，又以川、滇、黔三省出兵北伐为名，推唐继尧、刘如周为川、滇、黔三省联军总副司

令，唐继尧宣布就职后，原任川、滇、黔三省靖国联军总副司令之职，无意宣布撤销。靖国者，护法也，舍靖国而不用，而以三省联军总副司令之职，号召天下，其用意何在？真乃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在此期间，劲伯先生任护法国会议员于羊城。劲伯先生关怀时局，对唐、刘当时之所为，用意何在，自然洞烛其奸。他诚恐唐、刘倒熊战起，川中父老即将重罹战祸。于是乃于一九二〇年初夏，致电唐、刘进行规劝。其电文如下：

致唐、刘两总裁电 民国九年夏发时客羊城

（上略）“天祸中国，大法陵替，北方武人，逞其暴力，解散国会，废易元首，酿成复辟之乱。我西南诸省当局，暨海陆军将士，不忍民国国本所系之约法，为北方军阀所破坏，相与誓师护法，荡涤妖氛，争持三年，疲弊数省，虽全功未竟，而大义昭然。欧战既终，外侮日偪。我南北当局，外审大势，内顺舆情，毅然主持和局，开对等和议于上海。虽屡经停辍，双方政府竭诚谋和，迄未销杀。而川、滇、黔三省细人，乃于和局未绝之交，忽假北伐名义，开三省“俱进会”于重庆，筹议北伐。川中不逞将士，服从而附和其说，辄张为幻，举两公为三省联军总副司令，川军吕、刘两师长已通电声明窃名。方谓两公为西南柱石，夙爱和平。当此群疑震憾之交，必能不惑浮言，力持大体。即谓和议难成，从事战备，亦宜禀承军府，协商川督，统筹兼顾，共策进行，乃可尊崇政府之威信，保持军事之统一。不谓冀公竟不顾西南军府意思何若？川省各部情实何如？掉以轻心，贸然就职。如公虽未宣布就职，而黔军总司令王文华竟率兵进据重庆，逐去四川守土承令官吏，形同占领。滇军赵又新等

更勾结各地土匪军队，与川中护法将土转战于川东南北各地。名曰北伐。而北伐之师，乃北不出剑阁，东不下夔门，与毁法卖国之贼相争持，而与军府任命之川督及川中护法之将土相战斗，是北伐其名，自伐其实。不伐毁法，而伐护法。西南频年以来，其假窃名义，借便私图者，诚不知凡几。然其背谬离奇，固未有今兹之甚者矣！夫川滇黔“俱进会”，并非三省法定军事机关，果何所据而有选任三省联军总副司令之权能？两公身任总裁，矢志护法，一切行动宜以法律为归宿。果何所据而受该会推举，以取得联军总副司令之地位？王文华、赵又新、卢师谛、石青阳诸君，或居滇、黔要职，或为川省将吏，更何所据而公然反对军府任命之川督，攻击西南护法之将土？某等诚有百思而不得其解者。昔帝制之役，滇黔军队护国入川、川中将士极力援助，父老亦竭诚欢迎。天心厌乱，袁氏暴殄，而罗佩金，戴戡等乘势攘夺，以义始者，遂以利终。占据我城邑，劫掠我人民，焚毁我庐舍，戕刘我士卒，侵夺我财产……，积久祸发，首祸之罗、戴，一以丛怨去位，一以稔恶灭身。而两川父老所受之蹂躏，所感之苦痛，至今未复。然犹顾念大局，含茹不发。其后滇黔军队因中央政变，进窥成渝，为刘、周所部节节击退。一败于资、内，再败于自贡，三败于叙、泸，几至不能成军！滇、黔见川未可骤图，翻然更以护法名义，宣布川事川人自主，以相号召。我全川父老，虽鉴于往事，未敢信其必然。然不欲重创滇、黔，致为毁法卖国者之所快。复以滇、黔一致共定川局。迨熊晋省以后，又复食言而肥，提出种种不当要求。综计在川两省军队，不逾两师。而要索军饷，月至五十余万。当吴光新奔渝宵遁之倾，陈树藩守陕坐困之时，长岳新

下，荆襄尚存。诚不能以此时派遣偏师，贯彻素志，而惟斤斤土地名位权利之是索，乃欲于大势已定，举国愿和之倾，僭假名义，自为分抗，其将以欺人乎？抑自欺也！方今北庭，日益多事；沪上和议，急遽难成。诚能捐弃私事，戮力为国：南连湘闽，北趣秦陇，耀兵河洛，伐罪幽燕。风声所树，中原豪杰必有闻义而兴者，不出期年，国事大定，国民酬庸报勋，其崇奉此西南之伟人者，必同于欧美人之视华盛顿，荣名大业，与世同休，岂翅区区三省之土地与三省联军总副司令之地位？若惜于小利，忽其远图，寇盗在室，而兄弟阋墙，此不肖子弟之见解，非所论于西南柱石之两公也！川、滇、黔三省，唇齿相依，辅车共倚，同隶西南护法旗帜之下。昔在有清二百数十年间，滇、黔两省，殆无岁步不受川省之协济。民元以来，国故屡更，西南诸省，每经一次政变，必受一番兵祸。而滇、黔两省，独晏然安处，鸡犬不惊者，正由四川为之屏障。倘能推诚相与，则川人爱国之念，宁遽后人，敢不竭力以随两公之后，若必包藏祸心，削此殂彼，则四川七千万民众，尚有相当自卫能力，岂能怵怵倪倪，受人鱼肉宰割？凡畜怨至深者，其发动必至烈。磨牛愤豕，成败久分，师直为壮，哀者必胜。川而能支，则方且为滇、黔永世之忧，若其不支，而与滇、黔既为讎仇，亦非滇、黔之幸！周、刘、罗、戴之往事，其明验矣！种怨种德，所以定三省将来之终局者，即系于目前三省有力者之举措，畛域自封，徒见其利而不审其害，此戴戡、罗佩金之行动，非所取于西南柱石之两公也。古人有言：“师出不患无功，而患无名。”又曰：“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佳兵不祥”。今两公之用兵，亦即数也。其在曩时，犹有一种机会可乘，名义

可假。今之自伐，果何名乎？士卒有久暴之思，列将处积疑之势。张子贞之去，庾思聪之死，顾品珍之免，固已微露其端矣！易帅之举，其收效不过破西南内部之团结，失滇军两师之势力。粤地无恙，而冀公之威望则扫也以尽。至于刘王之不并立，则又稍悉黔事者，无不人同此声，且萑苻扰攘，异地同然，苟不于时易辙改弦，力谋稍释，则滇、黔此后必更多事，更何能为川人之祸福？骄恣自肆，凭恃武力，不计成败，惟务一逞，此龙济光、熊克武之故智，非所望于西南柱石之两公也！某等身为蜀人，不能不爱护桑梓，同与护法，尤不能不爱护两公。结端在胸，言多质直。良药苦口，惟垂察焉！

廖劲伯先生这份电文，词严义正，说服力极强，很有见地，先生精辟地分析了当时四川境内的政治、军事形势，认为唐、刘在那种形势下，如不立即改变主张，定遭失败，甚至覆灭。并举“刘罗”、“罗戴”之争一走一死为殷鉴。意词肯挚，言之十分委婉，务期唐、刘易于接受。可惜唐、刘利欲熏心，不听忠告，终于自食苦果。自一九二〇年五月三十日发动倒熊战争，双方激战至十月，唐、刘所率领的滇、黔军全部崩溃，分别退回云南、贵州。唐继尧兼併四川的美梦，终成了一枕黄粱。

熊克武在讨伐唐继尧的电文中追述重庆会议经过说：

“似此毁法败度，乱政侵权，灭绝信义，捐弃廉耻之事，谈者犹当色变，而唐氏竟甘为之，其居心不过欲劫持克武以巧夺川省之军政、民政、财政耳！而克武每为曲护，惟终不忍川人百战所争的国法及独立自主之人格，自我破坏。故于唐氏之无理要求不得不誓死拒绝”。

一九四八年，我在赤水县任田赋粮食管理处处长时，曾晤劲伯先生于其婿黄良骏家。良骏为余旧日同学，他在同济医学院毕业后，任赤水县医院院长。先生之女廖士楷，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与黄良骏结婚后任赤水县县中校长。我和他们相识既早，与良骏又有同学之谊，是以过从甚密，因而得谒先生于他们的家中。先生学识渊博，尤精历史，对时事亦兼收并蓄，故议论证据今古，颇有卓识。忆当时与先生谈话中涉及唐、刘兴师护法之事，先生语焉甚详，言下尤不胜唏嘘，给我印象很深刻。一九八二年我到合江县志办学习修志经验，又晤先生之子廖士元同志。承他以先生之手稿见示，得观此文。纵观先生给唐、刘之电文，字不过两千，然言简意赅，内容丰富，确乎是一篇有价值的历史文献。

附《唐继尧传》、《刘显世传》二文，供阅读时参考。

## 唐 继 尧 传

唐继尧，字冀虞，云南会泽县人。一九〇四年官费留日，入东京振武学校。一九〇五年加入同盟会。同年十一月，日本政府“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留日学生抗议罢课，并分批起程回国。唐继尧不同意罢课，甚至号召留学生安心学习。一九〇六年唐继尧在振武学校毕业，后入日本士官学校，一九〇八年毕业。一九〇九年回国，在云南新军任职。一九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昆明起义成功，蔡锷任都督，委唐继尧为军政、参谋两部次长兼讲武堂总办。一九一二年一月，蔡锷派唐继尧以“北伐军”司令命义率师与援川滇军会合出师武汉。师未出，唐继尧又奉蔡锷之命，假到贵州，代平“黔乱”。时贵州已于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初光复，由同盟会支持的“自治学社”革命党人掌权，组成了贵州军政府。贵州立宪派为了夺取政权，由任可澄、刘显世、戴戡等请蔡锷命北伐滇军取道贵州，戡平“公口”（哥老会）之“乱”。唐率师行至平彝（今富源），蔡锷电唐终止入黔，援川“北伐”，但唐不受命，唐军于一九一二年三月初袭占贵阳。对战败的黔军，无论官长士兵，悉数坑杀。大屠杀后，立宪派控制的省议会推唐继尧为临时都督，五月，袁世凯正式委唐为贵州都督。立宪党人戴戡，任可澄出任都督府左右参赞，刘显世出任军务部长。

护国战争结束后，唐继尧连年出兵川黔，激起人民群众的不满，他自己也承认：“滇省连年兴师，民生凋蔽”。而滇军在川，“人民仇视，给养困难，土匪骚扰，交通断绝”，使滇军处境十分不利。一九二〇年爆发的川滇战争，滇军先胜后败。在川滇军第二军军长赵又新战死，第一军军长顾品珍乃以“士兵厌战”为由，班师回滇，驱逐唐继尧。唐出亡香港。（以上摘自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主编的《民国人物传第三卷。唐继尧传》）。

## 刘 显 世 传

刘显世，字如周，别号径硕，贵州兴义人。一九二〇年，广西会党起义进攻贵州，攻陷兴义县城。刘显世任靖边正营管带，参加镇田起义军。一九〇四年，起义军退回广西。贵州巡抚林绍年统一全省巡防编制，撤销靖边营，成立五路巡防营，刘显世任西路巡防二营管带。一九〇五年林绍年在黔赶办“新政”，刘显世当上了兴义县劝学所总董。一九〇八年刘显世在兴义组织预备地方自治会，和一些宪政党人联上因缘。一九一一年云南光复后，贵州革命党人大受鼓舞，十一月三日晚自治会联合陆军小学堂学生，新军官兵和哥老会发动起义，十一月四日占领了贵阳，推新军教练官杨蔭诚为都督，成立了“大汉贵州军政府”。此时，刘显世行军至安顺，听到贵阳光复，遂表示赞成共和。由于革命党人失去警惕，准其拥兵进驻贵阳，并擢升为贵州军政府枢密院枢密员、军政股长和陆军第四标标统。刘显世进驻贵阳后，密结宪政党人，勾结封建官僚，盗用民意，派人请蔡锷派兵“援黔”。一九一二年三月三日唐继尧之滇军于观风台炮击南厂新军，刘显世也举兵进攻都督府。一九一三年十月，唐继尧离黔回滇任都督。时值袁世凯改定省制，戴戡被任命为贵州巡按使，刘显世当上了贵州护军使。此后，刘积极扩充势力，把全省陆军编为六个团，第一团团长由其甥王文华担任，其

余各团分别由以前清绿营军官和唐继尧督黔时旧部充任。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袁世凯接受帝位，二十一日赐勋，刘显世以拥戴有功，得授一等子爵。不久，在全国人民讨袁声中，刘显世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势，也转而反袁，于一九一六年一月二十七日宣布贵阳独立，自任都督。讨袁护国结束，刘显世因此捞上了政治资本，当上了贵州督军兼省长。不久，北京发生“府院之争”，张勋乘机逼黎元洪解散国会，进而拥护溥仪复辟。孙中山于一九一七年七月率舰南下，掀起“护法”大旗。唐继尧、刘显世为了扩大势力，也表示拥护孙中山的主张，并任命王文华为黔军总司令，率六个团入川，配合滇军和熊克武部川军，大败北军吴光新部，进占重庆。一九一八年三月，又赶走了川军周道刚、刘存厚，攻克了成都，五月，唐继尧称滇黔川鄂豫靖国联军总司令，刘显世任副总司令。但黔省军权实为王文华掌握，刘不愿作空头司令，一面离间王文华与其部将袁祖铭的关系，一面与唐继尧勾结，密谋以唐的部将韩凤楼代替王文华。一九二〇年十一月，王文华从四川回师，以“清君侧”为名，在贵阳发动了“民九事变”，杀了刘的亲信党羽，夺了刘的权，送他回兴义“养病”。（摘自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主编的《民国人物传》第三卷《刘显世传》）。

# 贵州省保卫团简介

罗 再 启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出兵侵占我东北三省，在这国家民族危亡的关头，举国上下爱国志士，无不主张抗日。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央苏维埃政府，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提出了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的主张。唯独蒋介石倒行逆施，鼓吹“要先安内后攘外”即“先剿共后抗日”，并一次又一次的调动大批军队对共产党红军进行围剿。蒋的这一不得人心之举屡遭挫败后，面对日益高涨的反蒋浪潮和共产党力量的不断扩大，蒋介石慌了手脚。为维持其反动统治，急忙命令全国各省（市）地区军政头头结合各自的实际情况，积极采取反共措施，在这种形势下，当时的贵州省主席兼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以实现“地方自治”为由，成立了贵州省保卫团。

王家烈虽身为二十五军军长兼省主席，但与驻在赤水的侯之担，遵义的蒋丕绪，安顺的蒋国才、吴剑平、铜仁的车明翼等师长明合暗不合，不服从他的调遣，各自为政。因此，保卫团的成立，达到了王家烈反共的目的，巩固了他省长军长的地位。

贵州省保卫团成立后，总指挥部设在城南门外原讲武学